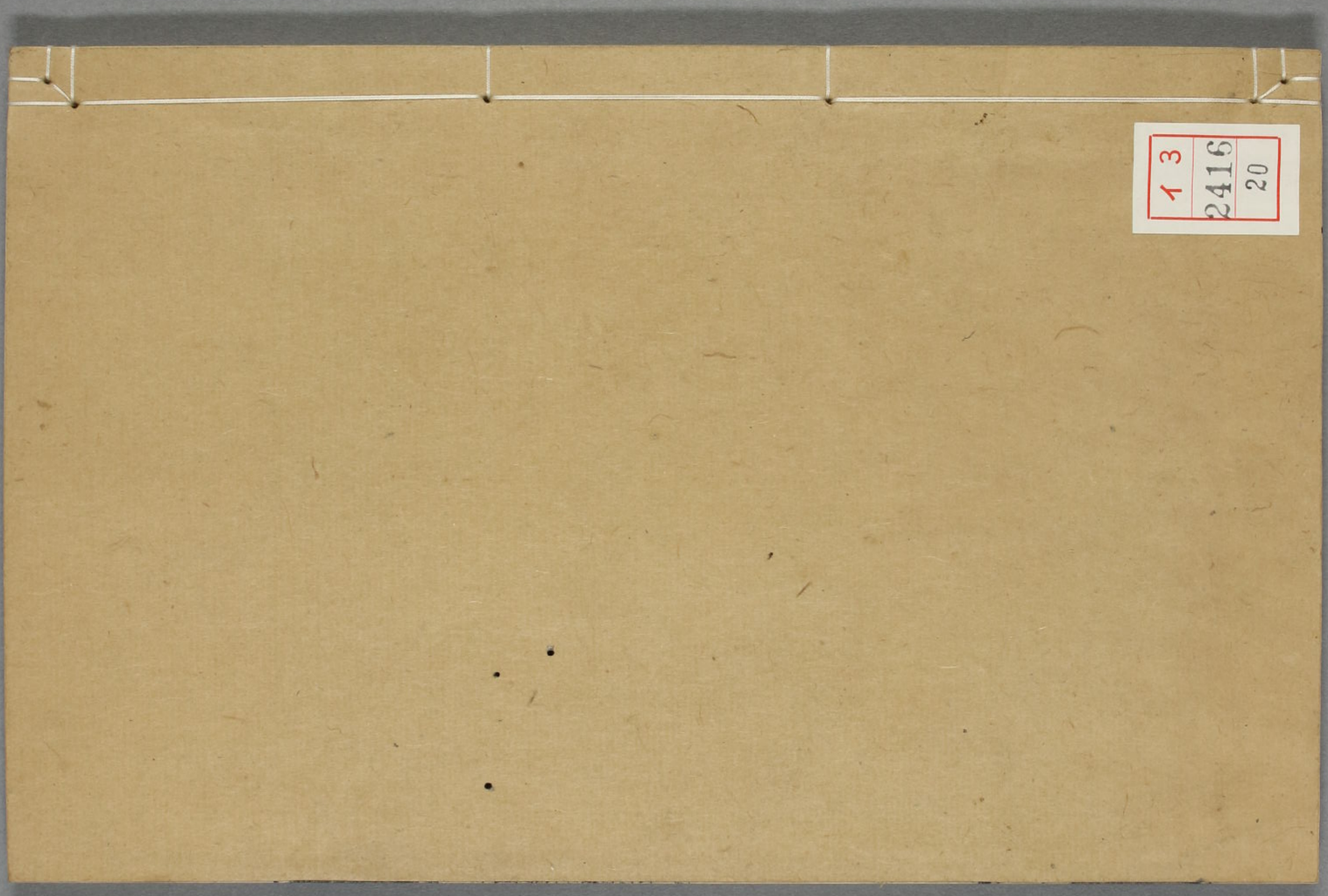
13
2416
20

13
2416
20

帝王總載八 論 文

論

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

半澤文庫

<2004-580>

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曹冏六代論曰昔者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叅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幷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劒騁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

苟可安天下不求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

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再傳非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亡使民之大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增　宋蘇轍夏論曰聖人之道

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蘇轍商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

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

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不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原魏

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荀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但除苛禁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也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遽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

貽誨周召爲保傅呂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
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
沈漬元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
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
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
哉夫孝昭父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
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
幷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
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平而立易
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
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
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許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
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懼人
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
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
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
主余與夫始者 增 宋蘇洵六國論曰六國破滅非兵
不利戰不善奬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

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幷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蘇轍六國論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

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慮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寨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彊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怠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原漢賈誼

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

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
從離横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
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
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

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
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
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
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罷散之卒
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曹植漢二祖優劣論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

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赫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埽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

烈火曬白日而埽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而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

武其優也

宋曾肇漢文帝論曰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趨末者爲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爲天下之大賊則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而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爲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征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

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衆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爲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爲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爲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不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爲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執而末技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文繡僕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敝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

衆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唐王勃三國論曰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絶奸回竊位閹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氷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閤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埽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絶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向令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淮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蓋由何公之不明賈詡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

伷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泰之瘢請呂蒙之命用能南開交趾驅五嶺之卒

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
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
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
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
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
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
大啓西土者其惟雅量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
之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
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
令諸侯信超然之雄傑矣而獎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

荀彧終憚其災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能懷
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
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
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於匹夫衡樞委
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
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人力殫於臺
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
遠圖求之數君并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
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朱敬則魏武帝論
曰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於是九州

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曹公明銳權略神變不窮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以來未之有也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微故有荀彧郭嘉那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斂風長感或一見盡愫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神道輔德百姓與能武公赫然霸業成矣救弊即可仁則未知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緊其是賴一

言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器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舉與道翱翔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人而不尤己豈知羣鷗不下衆雀遥驚者乎昔周武之澤及昆蟲不能感食薇之士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怨讟況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重欲使庶人不議寧可得乎楊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罪司馬懿雄才大度勇而有謀審其狼顧知而不剪故知忌小怨而忘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

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内分崩三雄鼎立俱受春命乃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算何者爲先君子曰孫仲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守末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頽俗陋山川險澀異嶠函之奥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齊魯之故俗若秦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

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宋蘇軾魏武帝論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破劉璋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

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晉陸機辨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埽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飇起之師跨邑雖兵以義合同盟殘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厎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寔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彦尋聲而嚮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

猛士如林謀無遺謫舉無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
吳而與天下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躡天號
鼎峙而立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皇之樂告類上帝拱
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鋭望颺而奮庶尹
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
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
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
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
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死解之志皇
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

陳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軍未
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發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
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
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
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
昔三方之士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掩
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
飭智功力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弗及恤民如
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

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太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有焉孫卿所謂合

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川之崩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詵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干寶晉紀總論曰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

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隩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周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元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

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仗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擅制二

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寡醇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當

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鑿埏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唐太宗晉書宣帝論曰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寔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讒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經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

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隱過於當年終見嗤於後世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知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知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原 晉干寶晉武革命論曰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荒世及以一民也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得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唐太宗晉武帝論曰武皇承基誕應天命握圖御寓敷化弘道是以佚道代勞以治易亂絶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兇豎懷奸志而擁權

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遂至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竟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亡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

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鮮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唐朱敬則

宋武帝論曰蓋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作未有不因人隆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懼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元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涅昇之辜問滔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雷動四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劒一呼義聲四合摧虐楚邑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蜀北劃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曰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關右剪爲二國永熙西遁天平北巡兩朝先主分陝而霸龍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永終齊室比迹於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纔踰二紀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銘常勒鼎之功

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其詳可得聞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牝雞司旦爾朱榮乘釁內嬰滔天泯夏餘燼跋扈延禍王城海內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天縱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纂皇統羣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遷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環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內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匹馬南逝寒山之戰吳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蹔臨如風掃籥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葦音請命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遷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夷凶翦暴剛斷英峙天崩地坼堂構關如嗣子幼沖未堪多難文

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於時政有
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
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
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
始信賞必罰有如四時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
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黃初泰始不能遠尚爰
及中年誕縱昏德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
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學無
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每乘輿
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彥之爲朝野貴賤至於

今稱之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
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
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
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
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
聲色不事晏遊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
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
吏事尤好禮容但政尚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永暮歲
而崩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祐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

龍攢在殯淚不承臉有和士開者爰自黃門漸至端右盡景娛侍略不休停恩寵勢望燻灼朝野甲第當衢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筐篚苞苴煙聚波屬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鄧遂使密戚賢

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京師市里僛蹈成羣梁董之慶不足斯比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悅其趨走陸子駱提婆者出於阜隸本是鞮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窮極富貴轉日迴天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周武大捷平陽乘虛徐入將有降心士無鬬志前世耿賈之雄俛眥頓顙先朝魏虎之銳屏氣重足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萬里百

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
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富盡爲周有不
亦哀哉　朱敬則北齊高祖論曰昔張讓段珪濁亂天
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
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
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者理之源機
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竦器宇深沉望之儼
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因天下之心覽英雄
之議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爲名
當時趙魏之豪盡其死力蓋代之傑共其奔走然後數

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淮汜
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檄詞未
草聲已振於賊庭王誅欲加命乃懸於鬼錄既而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開幕府以臨外藩分腹心而統京邑雖
生我者父母立我者高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爲芒刺之
說周鄭交惡衍殖構氣趙孽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
失據乃有居氾之悲雖衰數相仍公怒未怠紫宸不可
久曠丹穴難以更燻遂應飛耒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
西河北剪爲寇讐天平永熙便成敵國於是疆場大駭
鉦鼓相聞邙山之師杖馬捶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騎駝

以遁歸勝負相叅波瀾不定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蠭看尉景之肱喻高昂於肝胆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飲社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兕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即與夫嬖賈充忌荀彧不同時也　盧思道後周論曰周太祖幼而機警智數過人屬魏多故召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扶天子以會諸侯萬世一時也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瀟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獎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寶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陳授首兵革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矣　朱敬則梁武帝論曰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怪此天表也永元之初羣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

兩函以取荆州連五營以震都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埽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弔寃魂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載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訪其風俗尚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室降及宋高剪平僞孽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盛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所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於斯欲令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資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偕其容未有飾智驚愚衒材惑衆每事皆欲先人所唱復須稱贊浮華道長輕薄路開以天譴爲嘉祥用妖怪爲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有識爲之寒心羣寮曾不先覺利器不藏奸夫

得志然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海分山罕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長洲杜若一旦凋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或問曰梁王不以黃屋爲尊紫宸爲貴離欲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臞腊享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羈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指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忽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子曰武帝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況地比一郡國乃三分外有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刹寶柱爛熳雲霞至於銀榜朱簾的歷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何足疑也　梁何元之梁典論曰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布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用人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齊季昏虐政由羣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高祖痛兄弟之殘因天下之心舉荊雍之師興湯武之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鄢郢若拉枯定

金陵如沃雪黃鉞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
樂推斯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
職務殷宸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
藝業之美莫以比倫洞曉儒元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
教針其膏盲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開廣庠序
敦勸後生執經者連袂負笈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爲
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夫根深者葉茂源遠者流
長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圜於六鄉封城號於千
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野立樹黨
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以事於

上天子執賞罰以臨於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
於內朝九牧佐於外政間之以賢咸參之以懿親弘仁
義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然
後龜龍游於池沼鸞鳳棲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
上民亂於下猶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
扶數百年外方至於滅周道既沒斯風漸喪洎於後代
其獎尤甚罔恤民之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莅民之長守
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高祖
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獎法澆薄逾
甚淆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爲

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收縛無罪逼迫善人加以朝務內叢官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輳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獎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踰斯悲自晉室東徙權寓江濱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感高祖躡斯頹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爲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哉且國有累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景被吾甲而尅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事非一夕其所由來漸矣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筆法於馬室不媿鄭元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籌將略朝野所推遂乃

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蒙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旣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駕東都禋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任宇文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率土分崩莫知攸曁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裔允膺下武天不福善早世登遐土德代興火行告謝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顓運於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鬬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命齊土若乃蓁弘興周而速咎王永復秦而延殃天欲亡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後君逮茲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禍亂世祖復讐雪恥翻手命於寇讐敬皇繼祀而鼎移後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於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著書竊慕虞子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得觀矣　唐朱敬則陳武帝論曰梁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是以大命集於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

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辯於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浸鱗侯景於竹里執王偉於草間爰其息歸瞻烏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不嫌屈及江陵禾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郡臣輯睦足以攄三瞳之遺憤歇萬國之夙悲既上宰變圖假立非次晉出子圉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但覺悲哉況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鄭未納誰曰勤王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舟乘旦潮旗寢夜月埽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元分珪以揖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輯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辰 唐太宗隋高祖論曰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

各異或雄圖內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落落眞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灞岸合浦珠機塡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產從渭至灞寧不爲勞移故就新理多其獎心隨地廣意逐時驕倩忌無端觸途多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絕廢長立少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備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增 唐朱敬則隋高祖論曰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妄指河氷遂成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圖也況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屬周多世故禍難洊臻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曉聚長星夜埽拱揖而朝羣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遺躅光

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元風浸淳古之膏澤削秋
荼之繁令革亡國之哀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太
陽滿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苞教人七年亦可以即
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於天結怨於下乃
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
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幷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
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魂魄飛
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
中之龍斬伯嚭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暫洗
汙俗咸新秋露一零熒化斯改故使六合之中如觀曉
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況復盡力於人厲精爲政躬親
以率下因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
歌天無垂象之誡元菟丹徼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
久息天子登雲臺而訪道宴垂拱而無爲公卿指日觀
以推誠願升中而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
既猜素無學術意不及遠政進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
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誓同睠多翦黜之悲恩不終於
有功罰每深於無罪是以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
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
祖專信讖文時好既行其流遂廣故子雲符命尹敏僞

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好迂誕之說所以
王韶順旨袁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獎乎又
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陔
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衆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攜手適宋
牛馬內向羣盜外奔宗社又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
若乃連珠共軫的皪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
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
也至如白鹿朱鴈璚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
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
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

令巧僞相半何其薄哉　楊夔創守論曰貞觀中文皇
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創業
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
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
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
之主皆乘釁而起覩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其
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
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勇於得而疎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
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

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逐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睚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緩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廡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飢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疾者難爲藥其守文乎　明周如砥本朝立國規模綱目如何論曰立國其猶作室者其經營之始必相度方隅諏咨廣狹鳩工庀材絜短計長大匠者乃引繩持墨刱趾闢基卒之崇卑數隘舉不出範圍疆理之中此其規模也垣墉必固藩衛必嚴棟梁必擇而凡所以維持措置於其間者此其綱也若夫勤樸斲塗墍茨列榱桷通户牖繼微曲折亦綱繆脩飾焉此其目也惟規模宏遠綱目具備斯可以稱巨麗矣立國之道何以異於是蓋自古英君誼辟創業垂統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惟其議法於初也至精至備故其貽謀於久也

不愆不忘即三代稱比隆矣而以成周爲獨盛焉亦以其規模綱目監夏殷而益之謨烈佑啓咸正罔缺使子孫千萬世守之雖至今存焉可也太祖天挺神智躬擐甲冑提尺劍逐羣雄得正統膺大寶經綸草昧講畫精詳而成祖興師靖難踐阼承乾運英睿之謀計靈長之策當其時名臣碩輔畢智殫忠相與考究贊襄於其下監歷代之流弊倣成周之遺規凡鈎極敷猷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立綱陳紀所以著之章程頒之法制者二祖之立國固卓越百王範圍千載矣今載在祖訓會典諸令甲等書方冊所陳科條至密固未易以更僕數也如

前平僭僞肅清華夏嚴明迪亂威懷並流至於鼎新以華其獎賁飾以釐其蠹者悉裁自淵衷出於獨斷如兩京並建形勝得矣十三省分列疆域理矣尊號未上而立宗社以定本也戎務方殷而設學校以崇文也改元三中書省而置六卿使政本有所歸去宋之樞密院而立五府使兵權有所統闡寺止給埽除之役后戚弗干政事之權五刑不得復用欽恤之仁也四夷不得輕伐窮黷之戒也南郊饗帝而一歲一舉足以通幽明之故初服紀元而一世一改足以正曆數之傳祀典舉而四瀆五岳之封號盡除經術明而諸子百家之偏駁無取

春宮之屬不設宦官杜巫蠱之禍也藩國之封不攝民事防淮齊之變也殷啓蒙賢之篇昭臣度也存心省躬之録示君範也卧碑監規之班正士習也資世教民之訓淑民行也別善惡則有大誥以示勸懲詰奸慝則有大明律令以權輕重諸司有職掌而内外大小之相屬稽古有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此則舉其綱爾至若朝覲貢獻之儀章服品式之制爵禄等威之辨奢階侈踰之防兵食屯鹽之法征輸稅役之務至煩委也亦莫不變通盡利經理適宜統紀相維纖悉具舉豈不燦然明秩然備哉蓋二祖創之歷聖守之潤飾鴻猷垂燕

翼培植既固締造惟勤將使後之嗣基紹服者即委裘之存而亦可以享垂衣之休也今夫守三尺出一令於殿陛之間薄海内外朝發夕馳雷厲風飛無敢有攜心越志者威名靈爽侔乎造化而紀綱法守足以讋服華夷固如此也譬之作室然雖公輸運巧班倕矢能其所範圍疆理之者既極其宏大而所以維持措置綢繆脩飾之者細微周折靡弗至焉固可以繫苞桑奠磐石也雖風雨之或侵扃鑰之偶失苟一葺整而織固之又奚損於室之巨麗乎噫舊章俱在成憲可監也是在聖君賢相主持於上率作以省其成而已矣書曰有典有則

貽厥子孫丕顯丕承先於謨烈愚何幸躬逢其盛

文原宋顏延之爲湘州祭虞帝文曰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蘷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虞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嘗

增唐呂温謁舜廟文曰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允釐百揆以聖授聖猶言歷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克贊相待而宣雷驅四凶雲起八元火治陶土璿璣轉天垂衣巖廟萬物浩然是稱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嘏乃眷南顧蒼梧之野歸堯鴻名付禹天下茫茫推遷邈萬斯年三代之後誰爲聖賢政如頹波俗若壞山韶樂猶在薰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時之義揖讓而禪固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則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彝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其易甚簡舍而弗爲歷山鼎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瞻彼歷山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　宋之問祭禹廟文曰昔者巨浸橫流下民交喪惟后得流星貫昴之夢受括地治水之符底定九州弼成五服遂類上帝乃

延羣公自有生靈樹之司牧大災莫踰於堯日勤人不越於夏君向微隨山奠川之功蒼生爲魚至今二千九百年矣肇爲父子始生君臣興用天之道廣分地之利者嗚呼皆后之功也之問移班會府出佐計鄉遂得載踐遺塵遠探名宂朝玉帛於斯地聲存而處亡留精靈於此山至誠而響發先王爲心享是明德后之從政忌此姦慝酌鏡水而勵清援竹箭而自直謁上帝之休祐期下人之蘇息日之吉神之歆激楚舞奏越吟芳俎溢醇醪深遺羞厭於魚鳥餘瀝醉於山林忽雲搖兮鳳舉空壽堂兮陰陰

原陳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躬之采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無朕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纓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寵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徽福爵臺之心空愴魏君雍立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唐太宗祭魏太祖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

運而遞昌貴賤慶興莫非天命故龍顏日角顯帝王之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豆分羣雄岳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於往代觀沈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黃星之應久彰主卜啓期眞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增

唐賈曾高祖受禪告南郊文曰伏以生人大寶曆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咸里門號公宮不緒隆基足爲榮矣但有隋爽德屬黷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讁見咎徵昭於元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難艱電埽風驅

廓清天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輔政無戲臣節值鼎祚云華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輳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冀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帝王部六 帝王總載

帝王總載九 表 謚號 批答 箪

讓禪勸進表 原 魏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受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逃虞詔臣雖鄙竊敢忘守節 梁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揖之典近慕漢魏高謝之禮既鑒金水昏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徵若乃與

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虛薄所可遵擬昔傳巖佐商秩
終上公潘黻翼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聖獄
訟不往謳歌寧歸河之馬圖之寶天無乘龍之錫伏願
陛下遺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
飛泳　魏辛毗等勸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授天命而
不辭者誠急於荅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桓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黷
昔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
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
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信於神靈而符

合於天地也　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曰否泰之運古今
迭有宗子有明德易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獫狁殘
周以啓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
神武勞謙恭已卑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
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
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
貢不遠萬里功高德劭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太宗勳
莫與二日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
徵祥之應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以羣心
爲心忘其身以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逆虜

浦寇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
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
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
固以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爲私舜禹揖讓
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蓮會不同登
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
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
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
人之心絶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其禋祀羣生
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

國家之統俯絶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
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濞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
忿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
憤若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
表曰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示總萬機
布曠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霑聲有生之
倫咸備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稽應華戎
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絶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
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則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存
大務援據圖録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

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誡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如綴旒天不悔禍大災洊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

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隱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喪九服崩離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講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

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暉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脩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俠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

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齊謝朏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乍新復禹歸社大齊之權輿寶曆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渙委裘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翦應龍於冀州戮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迴延喜之寶潤色天晞

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答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陳沈炯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蠢爾羯胡遂憑天邑闔闢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社豈可以一日無主　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迴遑雖醒醉相扶同歸景亳或謳且誦總赴唐郊陛下沈首謙讓然讓德不嗣臣聞星迴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則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尊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勳則帝嚳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鐘鼎淪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

省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尊展其矯行僞書誕罔正朝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宗社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第三表曰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宵然凝貌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撝則丹浦不戰顧盼則陂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組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萬物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曩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典　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譽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星纏東井時破觜觿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楊龍旂以饗帝御

鳳扆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豈可逡巡固讓方示
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
唯見聖人之不仁　沈炯爲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
聞春榮秋落四時所以迭代金行水流五德所以互序
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有
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
造化之功日用之德寰寀之物誰仰詴頌五星夜聚
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簇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
意顯然靈貺可覩　增明成祖勸進表曰臣聞鉏奸去
惡式揚神聖之謨附翼攀鱗幸際風雲之會功光前烈

德振中興恭惟殿下文武英明寬裕仁孝爲太祖之嫡
嗣實國家之長君天生不世之資民仰太平之主曩因
奸惡逞毒鞠兇禍既覃於宗藩機欲傾於社稷集天下
之兵以相圍逼使國中之衆不能逃生乃赫怒而奮一
隅之師遂呼吸而定九州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實由天
命之有歸近者悅遠者來爰見人心之有在今內難已
平之日正萬方忻戴之時宜登宸極之尊以慰臣民之
望臣等忝隨行陳仰仗威靈素無遠大之謀竊效分毫
之力雖不敢冀雲臺之圖像實欲慕竹帛之垂名　又
諸王勸進表曰天眷皇明宏開景運宜正大寶永係萬

邦恭惟殿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禎祥昭應於圖書堯
舜之德湯武之仁勳華已彰於宗社邇因儉邪搆禍毒
害宗親輒動干戈幾危社稷乃遵承祖訓奉行天誅以
一怒而安斯民備文王禮義之勇不四載而固帝業同
世祖中興之功武以翦戡克全皇考之天下文以經緯
聿明洪武之典章實天命之所歸豈人力之能強願俯
徇於衆志庶永紹於洪圖某等誼重天倫情深手足荷
蒙拯溺得遂生全祇迓龍輿早正天位庶皇考之天下
永有所託四海之赤子永有所歸幸鑒微忱毋頻謙讓

登極表　唐柳宗元賀登極表曰臣聞天地泰而聖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榮是以五行迭用水火更其位十葉
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恭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
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啓彰孝恭
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欽承遺訓永保鴻業遏密之中
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
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不失覆載況
臣謬膺守土累受國恩愛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
優游昌時不獲覩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荷聖倍
萬恒情　王超代李相賀登極表曰臣聞大明繼照雖
昧者必昭其視霆雷發聲雖聵者必達其聰是以聖人

鼓萬物而耳目咸革感人心而天下太平致理興邦率由茲道伏惟陛下紹累聖之鴻緒冠前王之盛烈祥符薦委景福攸臻纂武繼文重光累洽自宣猷上嗣育德儲闈仁孝表於域中慈儉彰於天下由是餞者思食瘠者思豐智爽咸曜於光明枯朽更延於惠澤顯顯億兆咸沐惟新鼓舞而四表歡心運行而二儀貞觀臣夙承朝奬謬列藩條歡忭之誠倍萬恒品　宋眞德秀賀登極表曰炎正中興適際百年之盛眞人繼作聿新萬寓之瞻河海晏清璣衡明閏恭惟陛下天開睿哲神授奇英朱邸宣猷已慰億兆人之望大橫應卜嗣承十三聖之休祇通文謨仰承慈極紫宸南面時聆任姒之徽音長樂東朝日致閔曾之德孝以副遺大投艱之託以昭繼志述事之功臣遯守价藩欣附景運班聯近侍莫陪獸舞之廷身接遐盻共仰龍飛之造　陳關撰人名賀登極表曰曆數承堯禪千歲皇圖之正謳歌歸舜煥一時帝位之新廟社鼎安寰區泰定竊以百年南渡四世中興繼體守文之功固永扶於基緒撥亂反正之略將侵復於土疆人未占以有孚天不言而善應是生上聖以開重明恭惟陛下性德靖淵幾神濬哲韜除外邸隱然天日之姿出入內朝允矣宗祊之望共識五馬之渡誰知

六龍之潛迨此承祧決於與子合夷夏之無外慶帝王之有眞佇歌周宣復古之詩幷擬元結齊天之頌舍盬之衆企足以須臣猥守京畿欣逢御極風雲從而萬物覩已丕賚於八埏日月照而四時行幸光輝於三輔元虞集賀登極表曰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爲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協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我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太平人用寧一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明李善長賀太祖登極表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運際亨嘉仰濟世安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冠羣倫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溥天率土之會東征西怨猶大旱之望雲霓外攘內安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向靡堅不摧德意所加無遠不服平羣雄而僭亂息掃六合而煙塵清拯其塗炭之氓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

理明天命攸歸實茂膺於曆數人心所屬咸鼓舞於謳歌冕旒端拱於宸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極爰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鵷列上祝鴻圖優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制禮作樂妙化育於兩間　蘇伯衡賀登極表曰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挺生丕承正統欽惟陛下西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埏咸圍於昭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尊號表　增　唐李嶠賀加尊號表曰陛下俯順羣情懋膺大典垂光休於百代被鴻私於萬族凡在含生孰不慶幸臣聞太朴既謝旦昏之迹已殊聖道不追王霸之風且雖崇號廣溢遽亨於尊名而德薄政衰不光於神器伏惟陛下承大雲之法紀應榮河之寶籙以天上天下之尊爲隆平太平之主不言而理三階正而六氣調不怒而威萬寓清而百蠻服延富壽於和平制雍熙於易簡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疇德瑞聖之符非煙若霧青襟詠歎於庠塾黃髮謳吟於衢路固可使堯舜擁篲禹湯扶轂豈登三咸五邁昔超今而已哉嘉號初登殊章備舉鋪帝容而建皇極大寶重光撫乾軸而正坤

維洪鑪再造仙澳與祥風俱動湛恩將溥雷並作緩姬文之獄既削爰書錫漢后之酺且頒戎級滂流之澤出九液而浸羣方抃躍之音自三川而周四海加以崇祇肅於梵宇致嚴恭於清廟申寃舉滯而有善必甄享德報功而無文咸秩規模粲而洋溢道德紛而布濩豈徒朝野稱慶覩美化之維新故亦神祇降祥見鴻基之載永臣叨延龜組謬分虎符千年有遇更逢開闢之初百辟相歡不預趨馳之末瞻雲路而式怍仰天庭而載佇踴躍之懷企聳無極　白居易代宰相請上尊號表曰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懇切聖鑒未回踡地蹐

天不勝大願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至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順乎人也伏惟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於和平納生靈於福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冊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啓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懇謹按書曰惟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又經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臨

大位及茲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曜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所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致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皇帝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二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寧忍阻其心特回宸衷俯受徽號在元功不爲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 崔元翰請

德宗復尊號第一表曰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揚耿光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陛下由正統而臨阼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端教化之本制行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造化之柄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衆莫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其後雖逢阨運尋睹昌期誠我武之埽清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已之義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於茲若墜冰谷方今百職皆理庶績

其疑人用咸和俗惟不變陳師鞠旅無犯塞之虞封疆
畫界無專地之患四海寧謐萬類蕃滋薄刑溢不冤之
聲通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
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爲菲薄以掩盛明尊號
之崇願復如舊　又第三表曰臣等前再上表請加尊
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
愚誠雖竭天鑒未回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
也神農有敎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
始祝融續三皇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
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慎古道雖損益或異其於表

功明德一也臣等所以遵有國之令典采上古之遺文
察人志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曩
者遘丁艱難時或順動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念周宣之
側身去徽號而不稱垂炯誡而自儆應天以德示人以
恭聞於蠻貊戎夷告於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
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垂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和
德上下叶心百職畢脩庶官以序法令明具敎化流行
方內歡康天下寧壹四民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
物靈貺形於草木著於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
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

俗將何以知陛下之哉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光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追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老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纖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恒久之德貞夫一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幷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元默道之妙也睿知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脩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臣等謹稽以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冒昧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愚悃發於交感庶以回日其能動天　又第五表曰臣等上援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脩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等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元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誡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

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蹈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敷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謙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或從扞牧圉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嶽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脩烽燧不驚兵戈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清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臣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又第六表曰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競惕不知所措伏以事貴舉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以祖宗之矩儀國家

之典制陛下道尊教備德博化光奚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太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自有制度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爲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禮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茲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聖之資合至聖之化戡禍亂制夸狄之武脩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桎梏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若固辭之所未悟也況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既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若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匿字之削平何以知宗廟之紹復似乎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外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讐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不彰其事則此等有如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是亦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伏惟陛下思聿脩無念之言顧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

典俯狥羣心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　柳宗元

請德宗復尊號表曰某月日諸縣耆老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下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伏惟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元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觸望人庶怨思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愧懷憤萬方一心日以冀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呈衆瑞而繁委汙萊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貺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夸狄咸懷煦然長春樂以終日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踴躍不寧上奉天心踐踏知懼頓顙闕下願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元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孰不驚惶　第二表曰臣伏以耆老等並發丹誠將貫白日請復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情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

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戰兢無措伏惟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每應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堅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被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繈褓童幼謠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雖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　上憲宗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臣聞皇階肇典必本其丕烈明號允屬將御其成功所以開天地命曆之符合人靈慶感之運臣等輒敢上稽天鑒下採人謠瀝懇陳辭冀乎睿聽九重尊秘萬有顯顯誠未動天心如履薄伏惟陛下一德繼統上符十天六龍時乘下壓羣嶽張寶圖以光帝載懸玉鏡以澈襟靈休明會期則百神宜衛清淨子物而萬邦式孚夫陰本於刑陽稱其德以刑則右武以

德則尚文今陛下宣威紀功示人以武也創業垂統示人以文也籥炎唐十一之盛陋宗周八百之期序庶徵於域中推賜履於闕外宇宙至廣每驚符瑞之繁動植殊輕奚答生成之造昔之述夏禹美宣王雖外軼其聲而中未盡善孰若陛下慮深一物精入萬樞發揮盛祉啓迪鴻業自彼元和至於茲歲埽羣妖清巨浸率黎崇之不恪劉節梗之方圖或身暴都市或首懸蘗街天英神繼不疾而速雖堯伏四罪殷征三年揆之於今彼有慙德固當仰應名實丕陟鴻徽闢乾位於象帝之文飭宸耀於惡氣之類豈可抱讓沖之微事曠祖宗之大猷伏願納天人之貺采臣庶之誠昭示至公允塞羣議

韓愈賀憲宗尊號表曰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老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載陳情款懇至再三陛下仰稽乾文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交慶日月揚光寰海之間含生之類抃歡踴躍以歌以舞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算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神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

之如傷可謂體仁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算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夸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輳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夸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寔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明堂辟雍之事撰太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不與鳥獸率舞蠻夸縱觀爲此銜酸抱痛負恥且慙

李商隱賀武宗尊號表曰臣聞善言天者必推功於廣覆善言日者必詠德於大明然後物仰蒼穹人知景曜皇王擬象今古同規伏惟陛下體天垂蔭法日輪輝弘上德以纘戎啓下武而應運頃從臨御旋致治平雨順風調時推順適苗螟葉蟲坐致消亡是以銀甕石碑非煙浪井神而告瑞史不絕書且獯鬻爲災周秦之策金行火運不絕於侵陵瀚海陰山幾渝於約誓陛下乃赫以天威授之宏略一伐而單于僅免三鼓而貴主來還滅大邦之仇雠振累聖之忿憤及晉陽逐帥代馬斥羈陛下又濬發宸襟委諸廟畫浹辰而前軍就路逾月而

元惡膏磍淨豐派之遺疆舉陶唐之故俗蕞爾潞子復生孽童脫纏蕞恩止極拒詔據九折之險有五州之人藪澤逋逃蕞土租稅陸下又遠揚神斷深詔徂征合鎮魏之強藩出韓彭之銳將夸其巢窟去彼根株清明王之舊宮復金橋之故地曾非曠歲集此丕功固已至化潛融事光於玉板元機獨運理溢於瑤編況又志切希夸道存沖漠慕遺蹤於姑射載動堯心思順請於崆峒欲勞軒拜將以休有萬齡臨茲兆衆使咸踐壽昌之域俱遊富庶之鄉巍乎煥乎盛矣美矣故得人祗叶欲華夏均懽願加尊顯之稱以報裁成之美宰臣等能陳大義允建鴻名伊尹暨湯咸有一德咎繇謨禹克讚九功述盡善於王猷標具美於帝籙南山稱壽北辰降光永終無極之年長奉上清之號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遥測管窺天且慶百生之幸

請聽政表 唐于邵中書門下請聽政表曰臣等欽承顧命遵守舊章冒陳至理上喧宵極冀迴三舍以幸萬方而呼天未聞觸地無曆庶僚何恃而不恐率土何仰而不憂竊以三漢成規備乎六冊六宗遺範列在史官歷羣聖無以易其儀貫百王無以更斯制則知聖人達

節而俯就王者屈已以徇時故周發誓師當未葬之日
康王作誥繼憲几之辰夫大孝在於述先執禮懲乎廢
命所以伯魚止慟稟趨庭之規孝景抑情循易月之制
今中夏雖寧而外郊猶警幸屬千年嗣聖九有惟新顧
循閭豎之初迫今宅憂之日已交脑睨不決外慶普天
率土任重事殷一日暫曠萬務所擁況翌日之諮乎澤
猶存敢忘導揚以塞恩顧且小大之理須稟聖規聽斷
之期已違先旨惟上帝之降命屬陛下以黎元宜以闡
皇綱創帝範副靈祇之望悅兆庶之心焉得極蓼義之
哀忽宗社之重伏惟陛下仰思無改之道俯戒在茅之

責抑損至情覽決庶務存萬代之圖遺一介之善率繇
大道克允至公天下幸甚　林逢宰臣等請聽政表曰
伏以萬機事繁不可久曠今則披瀝血誠乞親庶政聖
情哀塞未允愚衷夙夜兢憂是再陳啓伏惟皇帝誕受
欽明夙著睿哲道光王室運屬承天而孝感因心悲摧
過毀萬靈顒若未覩乾坤伏冀思繼體之大猷棄執哀
之小節行帝王代天之法薄曾閔匹夫之情特抑哀懷
俯躬朝政宗廟之業永遂和寧社稷之靈知其允答況
事非爲已道本徇公仰惟聖慈俯察羣望臣等叨逢景
運獲列樞衡昧死竭愚布露丹懇伏紙殞越庶垂天鑒

又表曰臣聞樹之元后以牧蒸人猶日月之照臨不可以少曠如天地之覆育不可以暫虧故歷代明王取鑒於此必屈已以徇物遂抑衰而從宜期爲彝章行於往古聖心哀迫未體至公羣臣憂疑罔知所措伏惟陛下温恭允塞萬德文明承二百載之丕圖當十三聖之大業生靈所屬負荷不輕豈宜直貌棘心蹈小節而自遂寶符神器委大計而未臨且萬機事殷九有望切運當克構政在惟新顒顒蒼生日有所冀伏乞皇帝以安黎庶爲念以保社稷爲心對越上元克揚顧命俯從人願用答天休臣之慺慺實在於此況萬國將至七月匪遥須務山陵以申孝敬在於營奉不可曠違抑有前規固無徇已伏惟特膺順變允叶情文抑至性而副羣誠略小善而彰大道則天下幸甚宇内和寧臣等生忝明時位當樞軸敬同羣品重啓宸嚴惓惓之誠至於死請

又表曰伏惟漢朝諸帝文稱明聖而著易月之典以爲後代之法光武已降迄於我唐繼有睿哲之君不無明聖之主豈皆至德過於殷宗之孝豈盡無陛下之心但以所守者祖考之丕圖所臨者生靈之重事不敢徇已以屈萬姓不欲申志以蓋百王具在典謨莫得逾越況元和以前十一聖矣皆以孝理化於萬國迭承次守無議改

纘伏惟以社稷爲心以邦國爲念以奉山陵爲至敬以
安社稷爲至勤薄曾閔之菲名纂堯舜之盛業副中外
之丹款濟蒼生之血誠臣等備任宰衡時逢昌運答先
朝之眷遇承陛下之文明伏乞俯察愚心允茲羣望期
於得請昧死上陳　柳宗元爲百官請聽政表曰臣聞
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已從物用身許天雖居
達喪猶以事奪皇帝道成鑄鼎仙等馭龍萬姓長號九
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迨茲累
日而孝思罔極尚輟乃懽之言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
命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歷代猶遵西

漢遺詔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亦用
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則
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黷宸嚴冀
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政未聞億兆嗷
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
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匹下之小節蔑皇王
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
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御殿表　唐李嶠賀元日御正殿表曰上正三辰下臨
萬國事雖舉舊命則維新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

之尊公羊紀時春者爲一歲之始載稽故宜抑有典章
近歲以來此禮多闕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伏惟陛
下道際無垠政敷有紀全被發生之德無非訢合之仁
蒼旻降符黃輿告瑞石碑既見文作太平銀甕旋臻字
成萬歲而又憂勤不輟責方深精誠旁照於八紘懇
惻上通於九廟仙廚徹味獸館休畋遂使化妖宿爲壽
星變小戎爲餓殍慶由聖感令屬神行爰在新正式脩
闕典彤庭列位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服袞而日
升於觀巽風發越兌澤滂沱左右賢臣駿奔多士國無
詖佞擢靈草而不搖朝絕奸邪儼神羊而莫動禮成而

退物有其容況以光耀瑤圖丹青玉板輝前映後邁五
登三臣竊訪碩儒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唯止匹夫
神禹塗山之儀且非元會然猶堯有多憂之戒禹存後
至之誅在和平而尚乖孰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
同年臣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陳玉帛首率梯航
況又嘗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近接關西抃
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紫闕非夢寐而不通魂遶皇闈
羨歸飛而莫及　宋方岳賀御正殿表曰天臨南面於
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嘿無爲之後乾
行於始初觀政之時恭惟皇帝濬哲睿明廣淵齊聖三

年無改父道謙未處於法宮一德克享天心渙已新於大號時乘龍御當宁虎門臣越在侯藩瞻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願警於雞鳴夜如何其箴美莫陪於鸞嘯

洪平齋賀御正殿表曰閶闔之開皇道曠脩日御之儀鉤陳之衛紫垣肇正辰居之象萬邦星拱百辟雲從恭惟皇帝繼體守文宅中圖大講朝元之典冊方重於建儲循大曆之規禮將嚴於享帝適逢純吉首飾常居儼負扆以端臨肅奉圭而入覲屹壯泰山之勢歡傳嵩嶽之呼臣心切傾葵職縻分竹願借方寸之地莫遂就堯不違咫尺之天惟知戴舜　李梅亭賀御福寧殿表曰

祕殿鼎新昭鴻名而日揭宸居離麗肅龍御以天臨風來南面之薰星拱北辰之所恭惟陛下體元居正圖大宅中福庶民以是訓之彝寧萬國以惟和之政盡力致孝既卑夏禹之宮脩政攘夸復考宣王之室棟取諸北部轉而豐鸞聲既便於觀旂鶴駕仍通於問寢誕敷文德聿觀舞羽於兩階載纘武功式燕躋堂之萬壽臣攝麾黔鄙馳夢清都四海爲家更願綢繆於牖戶萬民安宅益堅壯麗之山河

批答　增　永貞元年答宰臣上尊號表　闕撰人姓名　曰高祖太宗接千載之統垂無疆之休太上皇承九聖之烈傳莫

大之慶嗣德纘業允武允文弘帝堯之欽明宗元元之清靜付朕天下頤神保和至道光於唐虞至仁合於天地卿等虔述休德祇獻鴻名循省再三允符朕志朕獲守寶位丕承睿訓雖嚴恭寅畏不敢迨遑而澤未洽於羣生理未臻於皇極遽言徽號何以當之雖嘉乃誠難遂來請其上獻太上皇尊號宜依所奏凡百卿士當體至懷　元和二年答宰臣請上尊號第三表（闕撰人姓名）曰朕獲承丕緒以撫萬邦照臨無日月之明膏潤無江海之浸常恐吉蠲雖備未享於天心教導雖勤未諧於人欲諒慙菲德敢議鴻名而鼎臣宗公羣后庶尹上引祖宗之丕矩下述黎獻之深誠誠予以處泰而思勞告予以受名而務實陳以懇迫至於再三先典不可以固違羣情不可以屢阻與其寧讓而繁飾不若納規而徇公遂抑至懷勉從來請顧惟不稱兢惕殊深　寶曆元年答百寮上尊號表（闕撰人姓名）曰前上三章皆有報旨推本帝王之道研究天人之際可謂盡矣能無亮哉朕辭愈堅來奏愈懇考蓍龜之意酌卿士之心義貴從人事難徇志然體未濟之象敬慎居方復大畜之文模法往行虞舜勤人以恭已文王事帝而小心自勵則鑒乎殷湯盤銘持盈則戒乎周廟敬器還珠却馬使無愧於前修

菲食罷臺冀有示於來代率是道也庶無悔乎勉徇羣心祇循祖訓敬允誠請愧惕良深　元和十四年常袞答南省上徽號表曰朕纘嗣鴻業託於王公之上常恐涉道猶淺燭理未明夙夜祇畏罔或寧逸至於法天象以垂制順人心而平亂立刑辟而不峻興禮樂而不倦簡飭澆浮延納忠直思濟於道保合太和今寰海削平載臺弓矢皆賴於輔弼之誠盡規於左右將帥之略宣力於邦家循省表章請崇徽號武功文德揚美於予用愧於懷何以及此尚以嵓夸未敘邊鄙猶虞不果允從宜斷來表　長慶二年元稹批宰臣上尊號第二表曰

朕聞天職生植聖職教化天職舉則四時行聖職脩則萬方理然而天不以行四時爲德故蕩蕩無名聖不以理萬物爲功故謙謙不宰顧朕小子獲承不圖上賴祖宗之靈下託股肱之力先定鎮冀次來幽燕皆吾日月之所照臨車書之所轍跡失之則有以自愧得之則何足自多況今四海雖清物力方困六戎雖伏邊備尚勞百吏雖存官業多曠萬目雖設紀律未張有此四者不敢遑寧思與卿等夙夜俾乂卿宜爲我提振大法脩明政經讎富庶戎夸皇康黎庶四者既理名焉用之朕方以皇褒之務委卿卿宜以堯舜之事教我驟加徽號深恥

近名循省表章難遂來請　元稹批第三表曰昔齊桓
議封禪管仲驟諫其未宜晉武平江東何曾深惟於遠
馭彼二臣者居安思危之志明而有隱無犯之誠切也
況朕寡德謬膺昌期賴先帝削平之威掌列聖浸漬之
澤聿來燕冀甫靖華夸既無德而有成寔以祥而爲懼
卿等所宜朝夕納誨警予荒寧雖休勿休日愼一日而
乃過爲溢美頻上鴻名諒多丹赤之誠殊非藥石之愛
汝爲予礪爲朕揣摩汝爲予舟爲朕康濟強我懿號不
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名不若居我於無過之地
宜罷來請用副乃懷　元稹批第四表曰朕以正月元

日祇見於九廟對越於上元千官在前萬乘在後覩聲
明文物之盛望城社宮闕之尊尚念高祖太宗艱難於
經營德宗憲考殷勤於丕緒復懼不克負荷以羞前人
寅畏嚴恭式冀無過而燕趙厎定戎獯和寧寔惟列聖
之休安敢自大其義左右輔弼庶尹師長猥以鴻名願
加薄德三詔執事抑而不行物議逾堅予衷未信四陳
章表備引古今且曰告虔之時寧忘繼志問安之下胡
不慰心事有切於顯榮理難從於拘執於戲允恭克讓
既見奪於羣情克已爲仁庶自勤於三省勉依來奏深
用愧懷　白居易答宰相賀德音表曰古先聖王既託

人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同其憂唯是推心可底於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懷雖勤於夙夜伏臘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獎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已是用輕刑緩死責已恤貧罷郡國之珍貢省宮廚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慍阜財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

章 魏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降茲福慶光啓於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議 原 宋顏延之武帝謚議曰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

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蔫阻櫜槍干紀璿璣失
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
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
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
相望荊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
駕遺氓即序斥堠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
請罪款塞來賓故能灑埽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
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刑帝載揖讓天歷
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貫革寢機文武搢笏故宸居
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
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
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梁沈約齊
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
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
咸率茲典伏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
冠初邦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
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
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汙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
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
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

旗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羌僰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陳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內圄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刃不砥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夸畏

力獻琛內款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觀羣后造化不仁穆卜徵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又齊明帝謚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壎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睿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烝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屬負圖導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治刑四海

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
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
於罪己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
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
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崢嶸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
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
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岸慶業忽
焉已久三載弗爲淪弛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貴遊
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驅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
宴汾陽造化不仁厭世云及放勳之慕不追負鄉之思
空遠殯宮將撤輔軫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任昉
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
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選善武功受命理
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
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
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圖模棟惟
新壓爲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
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璧之祥
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
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宮曹寂寞圄犴空虛虎門肆義大

足協律嚴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置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總疊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為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衡均眞縣衡共軌者歟　梁元帝高祖武皇帝論議曰臣聞冀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

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名煥乎鐘石昭晰備於管絃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軼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末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構地紐如崩祧祀阽危公卿吁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黜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斯潔臨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為貴不以黃屋為

尊政謐刑措民殷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胥象相因
環楛無曠天衢亨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貢膏
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璧地出元珪驃騎把鉞則休
屠款塞太尉抗旌則名王麾角聲教所漸浹靈蚑之都
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
風氛氳於司樂虛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
賢之德書衿知擊壤之性黃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
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牧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
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謂皇哉君
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鑽升平之玉簡昭

事梁甫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夸事侔往冊黃帝橋
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
慟切陟方哀深遏密煩寃荼毒貫切心髓風樹不靜陟
屺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北齊邢子才文
宣帝謚議曰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
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門唯穆及天眷
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羣
后處無上之尊居域中之大禮盛樂脩時和歲稔海內
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國同虞舜之巡省
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

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紲馬左縈右拂擬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唯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補】唐蘇頲中宗謚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伏惟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夸險安貞而在潛躍由是恭於三朝服茲四罪傒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既而三年諒陰允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密藏怡若家人之禮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翔翔乎儒雅之林經營於文章之囿不傷麛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部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於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歲填於牧方採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游絶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夸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邁震極龍攢既啓

鳥耘逾慕禮徹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　貫餘敬宗謚議曰定尊號考列聖終古之重事有司宜用大者遠者上質百王之明烈下開千載之成法參天人之意極臣下之誠酌而舉之以正大謚故稱天以誄大莫加焉微臣得議公莫至焉所謂大者遠者蓋總夫一朝之治化四海之惠澤夸夏之率職元元之受賜皇明所臨之遠近睿斷所繫之巨小何如耳其他苟不足以升降盛德者固得略而不論伏惟皇帝以英睿之資紹膺丕曆啓皇輝於磐石浴聖德於少海每欽承冊命天下感悅既即尊位孝思踰顯列聖之道率

履不違禮行乎郊禋敬達乎宗廟富四海以致養榮兩宮以問安推恩廣愛累霑鴻渥發號施惠洽於百靈而又天資嚴正睿德沉毅時海內承憲宗穆宗威靈德澤之厚朝野無事生人休息初臨大寶委政宰庭春秋至富而遠畜剛辯既閱庶務四聰益達英斷自已任賢不疑故卒能光啓誠明載安天下橫議或熾聖衷愈堅忠勳內外叶贊雄略於是舉兵食之大計示經營乎四方而不庭之藩首自夸殄殲志奮節視師於朝承風嚮化遐邇贊動夫不怒而威不戰而勝王者之武也惜乎號未光乎天地澤未浸乎四海而變生非慮遐抱天關生

靈之惋憤其可既乎臣謹上稽國典旁考物情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伏維皇帝爰自盤維膺茲九五行越今古仁被黔黎孝惟生知略不代出以天下爲已任視宇內於掌中坐朝而不問風霜弭亂而不恤府帑動惟師古慮必歸周聞善若驚去疾務盡前王之美事列聖之令典必擴而行之加以講信脩睦任賢興能思念勳庸則發凌煙之彩繪敦序友于則置雍和之宴錫俯閱才彥則命法官諫官之次對愛憫生育則禁三月五月之採捕一物之不得其宜納隍在慮四方之稍有未泰降食爲心命將則千里坐知指縱則三邊克定是以人並爲使物得自安加以西平羌戎南征蠻寇三州七關之地坦然無虞四征際海之毗晏然自靜然後賑廩恤人蠲農命使遠無不肅邇無不安姦宄戢心權豪屏息京輦絶桴鼓之響邊陲無烽燧之虞可謂超三躋五度契踰繩者矣　明楊廷和武宗謚議曰古先哲王繼天立極凡有聖德大功顯被於當時必有鴻名美謚垂示於後世蓋古今之通義臣子之至情自周以來未之有改

也然而謚以易名節以一惠要其終而原其始表其大
而著其微號必稱情揚非虛美稽諸典禮而無愧質諸
鬼神而無疑又先王所以闕萬世匪敢私一人者也恭
惟皇帝首出庶物天挺英賢育德青宮講誦不分於寒
暑談經翠幄興衰備覽於古今即位之初躬親理政詔
令之下究極民情纂脩孝宗實錄以鋪張丕顯之謨續
成通鑑纂要以繼述先朝之緒再舉尊崇之典孝事重
闈特頒御製之詩睦親宗室屢增額數而嘉重進士之
科創立規條而申嚴武舉之選會時艱之洊至勞聖慮
以多方變起維城釁生藩鎮邊塵驚於河曲烽火達於

甘泉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大憝既獲磐宗載安受脤於
社而振旅於疆戰勝於外而福生於內除惡務本去邪
勿疑几席之憂頒之於頃刻蕭墻之變撲之於勛勳內
外無患是曰聖人威嚴不殺乃稱神武人方薦瘥天未
悔禍盜賊滿野流亡載途自青兗以達兩河由楚越而
亘西蜀數勤大將累發內兵授成算於九重收坐勝於
萬里此則武功之再見也粵自丁丑訖於庚辰屬邊境
之不寧致皇輿之遠狩天戈至止月捷頻聞日轂纔臨
風煙頓息豈意南昌之地復為逆狄之圖流言外聞甚
於管蔡之惡妖黨內應急於吳楚之謀六飛親征萬軍

齊發曾無亡矢之費遂收除蔓之功茲豈人爲實有天助此又武功之屢見也念天下之重事在嗣統之得人遠遵皇祖之明訓上承母后之懿旨奉迎聖明付託神器此又漢唐以下人主傳受之明且正未有若今日之事者也臣等竊嘗徧觀史冊所載歷代帝王前啓後承必有文德以興炳蔚之教必有武功以振恬熙之風漢之武帝唐之武宗皆以聰明果毅蹈厲發揚思欲震殊俗而威遠夸勤耿謨而揚大烈以今方之殆同條而共貫也